

《松漠纪闻》 宋 洪皓

女真即古肃慎国也，东汉谓之挹娄，元魏谓之勿吉，隋唐谓之靺鞨。开皇中，遣使贡献，文帝因宴劳之。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，曲折皆为战斗之状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天地间乃有此物，常作用兵意。”其属分六部，有黑水部，即今之女真。其水掬之则色微黑，契丹目为混同江。其江甚深，狭处可六七十步，阔处百余步。唐太宗征高丽，靺鞨佐之，战甚力。驻蹕之败，高延寿、高惠真以众及靺鞨兵十余万来降，太宗悉纵之，独坑靺鞨三千人。开元中，其酋来朝，拜为勃利州刺史，遂置黑水府，以部长为都督、刺史，朝廷为置长史监之。赐府都督姓李氏，讫唐世朝献不绝。五代时始称女真。后唐明宗时，尝寇登州渤海，击走之。其后避契丹讳，更为女直，俗讹为女质。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，以其服属契丹也，江之北为生女真，亦臣于契丹。后有酋豪受其宣命为首领者，号“太师”。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，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，守御已废，所存者数十家耳。

女真酋长乃新罗人，号完颜氏。完颜犹汉言“王”也。女真以其练事，后随以首领让之。兄弟三人，一为熟女真酋长，号万户。其一适他国。完颜年六十余，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余。生二子，其长即胡来也。自此传三人，至杨哥太师无子，以其侄阿骨打之弟谥曰文烈者为子。其后杨哥生子闾辣，乃令文烈归宗。

金主九代祖名龛福，追谥景元皇帝，号始祖，配曰明懿皇后。八代祖名讹鲁，追谥德皇帝，配曰思皇后。七代祖名佯海，追谥安皇帝，配曰节皇后。六代祖名随阔，追谥定昭皇帝，号献祖，配曰恭靖皇后。五代祖字堇名实鲁，追谥成襄皇帝，号昭祖，配曰威顺皇后。高祖太师名胡来，追谥惠桓皇帝，号景祖，配曰昭肃皇后。曾祖太师名核里颇，追谥圣肃皇帝，号世祖，配曰翼简皇后。曾叔祖太师名蒲刺束，追谥穆宪皇帝，号肃宗，配曰静宣皇后。曾季祖太师名杨哥，追谥孝平皇帝，号穆宗，配曰贞惠皇后。伯祖太师名吴刺束，追谥恭简皇帝，号康宗，配曰敬僖皇后。祖名旻，世祖第二子，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，即阿骨打也。灭契丹，谥大圣武元皇帝，号太祖。同母弟二人，长曰吴乞买，次曰撒也。阿骨打卒，吴乞买立，更名晟，谥文烈皇帝，号太宗，配曰明德皇后。今主名亶，阿骨打之孙，绳果之子。绳果追谥景宣皇帝，亶之配曰屠姑坦氏。

阿骨打八子，正室生绳果，于次为第五，又生第七子，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。正室卒，其继室立，亦生二子，长曰二太子，为东元帅，封许王，南归至燕而卒。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，为兖王、太傅、领尚书省事。长子固砮（力本切），侧室所生，为太师，凉国王，领尚书省事。第三曰三太子，为左元帅，与

四太子同母。四太子即兀术，为越王，行台尚书令。第八子曰邢王，为燕京留守；打球坠马死。自固碯以下皆为奴婢。绳果死，其妻为固碯所收，故今主养于固碯家。及吴乞买卒，其子宋国王与固碯、粘罕争立，以今主为嫡，遂立之。

吴乞买，乙卯年卒。长子曰宗盘，为宋王、太傅，领尚书省事，与滕王、虞王皆为悟室所诛。次曰贤，为沂王，燕京留守。次曰滕王、虞王。袁王撒也，称揞（鄂感切）板揞板，彼云大也孛极烈，吴乞买时为储君，尝谋尽诛南人。

闾辣封鲁王，为都元帅，后被诛。其子太拽马亦被囚，因赦得出。庶子乌拽马名勛，字勉道，今为平章。

粘罕者，吴乞买三从兄弟，名宗干，小名乌家奴，本曰粘汉，言其貌类汉儿也，其父即阿卢里移赉。粘罕为公元帅，后虽贵，亦袭父官，称曰阿卢里移赉孛极烈都元帅。“孛极烈”，彼云“大官人”也。其庶弟名宗宪，字吉甫，好读书，甚贤。

悟室者，女真人。“悟”作“鄂”音，或云悟失，名希尹，封陈王，为左相。诛宋、尧，滕、虞凡七十二王，后为兀术族诛。

回鹘自唐末浸微，本朝盛时，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。女真破陕，悉徙之燕山、甘、凉、瓜、沙。旧皆有族帐，后悉羁縻于西夏，唯居四郡外地者，颇自为国，有君长。其人卷发深目，眉修而浓，白眼睫而下多虬髯。士多瑟瑟珠玉，帛有兜罗绵、毛鬣、狨锦、注丝、熟绫、斜褐。药有膻肭脐、硃砂。香有乳香、安息、笃耨。善造宾铁刀剑、乌金银器。多为商贾于燕，载以橐驼过夏地，夏人率十而指一，必得其最上品者，贾人苦之。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，毛连以羊毛缉之，单其中，两头为袋，以毛绳或线封之。有甚粗者，有间以杂色毛者则轻细。然所征亦不贖。其来浸熟，始厚赂税吏，密识其中下品，俾指之。尤能别珍宝，蕃、汉为市者，非其人为佞则不能售价。奉释氏最甚，共为一堂，塑佛像其中，每斋必封羊，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，或捧其足而鸣之，谓为亲敬。诵经则衣袈裟，作西竺语，燕人或俾之祈祷，多验。妇人类男人，白皙，着青衣，如中国道服。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。其居秦川时，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，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。媒妁来议者，父母则曰，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，以多为胜，风俗皆然。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，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，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，如古之笄状。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，织熟锦、熟绫、注丝、线罗等物。又以五色线织成袍，名曰“克丝”，甚华丽。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，背织花树，用粉缴，经岁则不佳，唯以打换达鞞。辛酉岁，金国肆眚，皆许西归，多留不反。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，盖与汉儿通而生也。

嗚熟者，國最小，不知其始所居，後為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余里，曰賓州。州近混同江，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。部落雜處，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。契丹、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，則相率携尊，馳馬戲飲。其地婦女聞其至，多聚觀之。閑令侍坐，與之酒則飲，亦有起舞歌謠以侑觴者，邂逅相契，調謔往反，即載以歸。不為所顧者，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。其携去者父母皆不問，留數歲，有子，始具茶食、酒數車歸寧，謂之拜門，因執子賤之禮。其俗謂男女自媒，勝于納幣而昏者。飲食皆以木器，好置盞，他人欲其不驗者，乃三彈指于器上，則其毒自解，亦間有遇毒而斃者。族多李姓，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。靖二子亦習進士舉，其侄女嫁為悟室子婦。靖之妹曰金哥，為金主之伯固礪側室。其嫡無子，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余，頗好延接儒士，亦讀儒書，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。其父死，托宇文虛中、高士談、趙伯璘為志，高、字以趙貧，命趙為之，而二人書、篆其文、額，所濡甚厚。曾在燕識之，亦學弈、象戲、點茶。靖以光祿知同州，冒墨有素，今亡矣。其論議亦可听，衣制皆如漢兒。

渤海國，去燕京、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，以石累城足，東并海。其王舊以大為姓，右姓曰高、張、楊、竇、烏、李，不過數種。部曲、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。婦人皆悍妒，大氏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，迭稽察其夫，不容側室及他游，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。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，九人則群聚而詬之。爭以忌嫉相夸，故契丹、女真諸國皆有女倡，而其良人皆有小婦、侍婢，唯渤海無之。男子多智謀，驍勇出他國右，至有“三人渤海當一虎”之語。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諱撰，徙其各帳千余戶于燕，給以田疇，捐其賦入，往來貿易，關市皆不征，有戰則用為前驅。天祚之亂，其聚族立姓大者于舊國為王，金人討之，軍未至，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，言其虛實，城後陷。契丹所遷民益蕃，至五千余戶，勝兵可三萬。金人慮其難制，頻年轉戍山東，每徙不過數百家，至辛酉歲盡驅以行。其人大多富室，安居踰二百年，往往為圍池，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，有數十干丛生者，皆燕地所無，才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賈而去。其居故地者令歸契丹，舊為東京，置留守，有蘇、扶等州。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，每大風順，隱隱聞雞犬聲。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于此，謂之人皇。王不得立，鞅鞅，嘗賦詩曰：“小山壓大山，大山全無力，羞見當鄉人，從此投外國。”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。善畫馬，好經籍，猶以筏載行。其國初仿唐置官司，國少浮圖氏，有趙崇德者為燕都運，未六十餘，休致為僧，自為大院，請燕竹林寺慧曰師住持，約供眾僧三年費。竹林乃四明人，趙與予相識頗久。古肅慎城，四面約五里余，遺堞尚在，在渤海國都外三十里，亦以石累城脚。黃頭女真者皆山居，號合蘇館女真。合蘇館，河西亦有之，有八館在黃河東

，今皆属金人，与金粟城、五花城隔河相近。三城八馆旧属契丹，今属夏人。金人约以兵取关中，以三城八馆报之，后背约，再取八馆，而三城在河西，屡争不得。其一城忘其名。其人戇朴勇鸷，不能别死生，金人每出战，皆被以重札，令前驱，谓之硬军。后役之益苛，廩给既少，遇卤掠所得复夺之，不胜忿，天会十一年遂叛。兴师讨之，但守遏山下，不敢登其巢穴。经二年，出斗而败，复降，疑即黄头室韦也。金国谓之黄头生女真，髭发皆黄，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，因避契丹讳，遂称黄头女真。

盲骨子，《契丹事迹》谓之滕骨国，即《唐书》所谓蒙兀部。大辽道宗朝，有汉人讲《论语》至“北辰居所而众星拱之”，道宗曰：“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，此岂其地邪？”至“夷狄之有君”，疾读不敢讲，则又曰：“上世獯鬻豷豷荡无礼法，故谓之夷，吾修文物，彬彬不异中华，何嫌之有？”卒令讲之。道宗末年，阿骨打来朝，以悟室从。与辽贵人双陆，贵人投琼不胜，妄行马。阿骨打愤甚，拔小佩刀欲刺之，悟室急以手握鞘，阿骨打止得其柄，杙其胸，不死。道宗怒，侍臣以其强悍，咸劝诛之。道宗曰：“吾方示信以待远人，不可杀。”或以王衍纵石勒、张守圭赦安禄山终致后害为言，亦不听，卒归之。至叛辽，用悟室为谋主。阿骨打且死，属其子固菴善待之。

大辽盛时，银牌天使至女真，每夕必欲荐枕者。其国旧轮中、下户作止宿处，以未出适女待之。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，恃大国使命，惟择美好妇人，不问其有夫及阉阅高者，女真浸忿，遂叛。初，女真有戎器而无甲，辽之近亲有以众叛，间入其境上，为女真一酋说而擒之，得甲首五百。女真赏其酋为阿卢甲移赉。彼云第三个官人，亦呼为相公。既起师，才有千骑，用其五百甲攻破宁江州。辽众五万御之，不胜，复倍遣之，亦折北，遂益至二十万。女真以众寡不敌，谋降。大酋粘罕、悟室、娄宿等曰：“我杀辽人已多，降必见剿，不若以死拒之。”时胜兵至三千，既连败辽师，器甲益备，与战，复克。天祚乃发蕃、汉五十万亲征。大将余都姑谋废之，立其庶长子赵王，谋泄，以前军十万降。辽军大震。天祚怒国人叛己，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。初，辽制：契丹人杀汉儿者皆不加刑。至是摠其宿愤，见者必死，国中骇乱，皆莫为用。女真乘胜入黄龙府五十余州，浸逼中京。中京，古白霫城。天祚惧，遣使立阿骨打为国王。阿骨打留之，遣人邀请十事，欲册帝，为兄弟国及尚主。使数往反，天祚不得已，欲帝之，而他请益坚。天祚怒曰：“小夷乃欲偶吾女邪？”囚其使不报。已而中京被围，逃至上京。过燕，遂投西夏。夏人虽舅甥国，畏女真之强，不果纳。初，大观中，本朝遣林摠使辽，辽人命习仪，摠恶其屑屑，以“蕃狗”诋伴使。天祚曰：“大宋兄弟之邦，臣吾臣也，今辱吾左右，与辱我同。”欲致之死，在廷恐兆衅，皆泣谏，止枚半百而释之。时天祚穷，将来归，以

是故恐不加礼，乃走小勃律，复不纳，乃夜回，欲之云中。未明，遇谍者言娄宿军且至，天祚大惊。时从骑尚千余，有精金铸佛，长丈有六尺者，他宝货称是，皆委之而遁。值天微雪，车马皆有辙迹，为敌所及。先遣近贵谕降，未复。娄宿下马，跽于天祚前曰：“奴婢不佞，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，死有余罪。”因捧觞而进，遂俘以还。封海滨王，处之东海上。其初走河西也，国人立其季父于燕，俄死，以其妻代。后与郭药师来降，所谓萧太后者。

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，地苦寒，多草木，如桃李之类，皆成园。至八月则倒置地中，封土数尺，覆其枝干。季春出之，厚培其根，否则冻死。每春水始泮，辽王必至其地，凿冰钓鱼，放弋为乐。女真率来献方物，若貂鼠之属，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，谓之“打女真”。后多强取，女真始怨。暨阿骨打起兵，首破此州，驯至亡国。辽亡，大实林牙亦降。大实，小名。林牙，犹翰林学士。虏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。后与粘罕双陆争道，粘罕心欲杀之而口不言。大实惧，及既归帐，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。诘旦，粘罕怪其曰高而不来，使召之。其妻曰：“昨夕以酒忤大人，大音柁。畏罪而窜。”询其所之，不以告。粘罕大怒，以配部落之最贱者，妻不肯屈。强之，极口嫚骂，遂射杀之。大实深入沙子，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而相之。女真遣故辽将余都姑帅兵经略屯田于合董城。城去上京三千里。大实游骑数千，出入军前。余都姑遣使打话，遂退。沙子者，盖不毛之地，皆平沙广漠，风起扬尘至不能辨色，或平地顷刻高数丈。绝无水泉，人多渴死。大实之走，凡三昼夜始得度，故女真不敢穷追。辽御马数十万牧于磧外，女真以绝远未之取，皆为大实所得。今梁王、大实皆亡，余党犹居其地。

合董之役，令山西、河北运粮给军。予过河阴，县令以病解，独簿出迎，以线系槐枝垂绿袍上。命之坐，恳辞。叩其故，以实言曰：“县馈饷失期，令被捽柳条百，惭不敢出。某亦罹此罚，痛楚特甚，故不可坐。创未愈，惧为腋气所侵，故带槐以辟之。”

余都姑之降，金人以为西军大监军。久不迁，常鞅鞅。其军合董也，失其金牌。金人疑其与林牙暗合，遂质其妻子。余都姑有叛心。明年九月，约燕京统军反。统军之兵皆契丹人。余都姑谋诛西军之在云中者，尽约云中、河东、河北、燕京郡守之契丹汉儿，令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。天德知军伪许之，遣其妻来告。时悟室为西监军，自云中来燕，微闻其事而未信。与通事汉儿那也回，行数百里，那也见二骑驰甚遽，问之曰：“曾见监军否？”以不识对。问为谁，曰：“余都姑下人。”那也追及悟室曰：“适两契丹云‘余都姑下人’，既在西京，何故不识监军？北人称云中为西京。恐有奸谋。”遂回马追获之，搜其靴中，得余都姑书曰：“事已泄，宜便下手。”复驰告悟室，即回燕，统军

来谒，缚而诛之。又二曰，至云中。余都姑微觉，父子以游猎为名，遁入夏国。夏人问：“有兵几何？”云：“亲兵三二百。”遂不纳。投达靺，达靺先受悟室之命，其首领诈出迎，具食帐中，潜以兵围之。达靺善射，无衣甲，余都姑出敌不胜，父子皆死。凡预谋者悉诛，契丹之黠、汉儿之有声者皆不免。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，既长，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。婿纳币皆先期拜门，戚属偕行，以酒饌往。少者十余车，多至十倍。饮客佳酒则以金银杯贮之，其次以瓦杯，列于前以百数。宾退则分饷焉，男女异行而坐，先以乌金银杯酌饮，贫者以木。酒三行，进大软脂、小软脂、如中国寒具。蜜裤，以松实、胡桃肉渍蜜和糯粉为之，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蒂花，大略类浙中宝阶裤。人一盘，曰“茶食”。宴罢，富者瀹建茗，留上客数人啜之，或以粗者煎奶酪。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，婿党罗拜其下，谓之“男下女”。礼毕，婿牵马百匹，少者十匹，陈其前。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，“塞痕”则留，好也。“辣辣”则退。不好也。留者不过什二三，或皆不中选，虽婿所乘亦以充数，大氏以留马少为耻。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，一马则报衣一袭。婿皆亲迎。既成昏，留妇氏执仆隶役，虽行酒进食，皆躬亲之。三年，然后以妇归。妇氏用奴婢数十户，奴曰“亚海”，婢曰“亚海轸”。牛马十数群，每群九牝一牡，以资遣之。夫谓妻为“萨那罕”，妻谓夫为“爱根”。契丹男女拜皆同，其一足跪，一足着地，以手动为节，数止于三。彼言“捏骨地”者，即跪也。

女真旧绝小，正朔所不及。其民皆不知纪年，问之，则曰：“我见草青几度矣。”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。自兴兵以后，浸染华风。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，粘罕以正旦，悟室以元夕，乌拽马以上巳。其它如重午、七夕、重九、中秋、中下元、四月八日皆然。亦有用十一月旦者，谓之“周正”。金主生于七月七日，以国忌用次日。今朝廷遣贺使以正月至彼，盖循契丹故事，不欲使人两至也。

金国治盗甚严，每捕获，论罪外，皆七倍责偿。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。妻女、宝货、车马为人所窃，皆不加刑。是日，人皆严备，遇偷至，则笑遣之。既无所获，虽畚鍬微物亦携去。妇人至显入人家，伺主者出接客，则纵其婢妾盗饮器。他日知其主名，或偷者自言，大则具茶食以赎，谓羊、酒、肴饌之类。次则携壶，小亦打裤取之。亦有先与室女私约，至期而窃去者，女愿留则听之。自契丹以来皆然，今燕亦如此。

女真旧不知岁月，如灯夕，皆不晓。己酉岁，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，遇上元，以长竿引灯球，表而出之以为戏。女真主吴乞买见之，大骇，问左右曰：“得非星邪？”左右以实对。时有南人谋变，事泄而诛。故乞买疑之曰：“是人欲啸聚为乱，克日时立此以为信耳。”命杀之。后数年至燕颇识之。

，至今遂盛。

胡俗奉佛尤谨，帝、后见像设皆梵拜。公卿诣寺，则僧坐上坐。燕京兰若相望，大者三十有六，然皆建院。自南僧至，始立四禅，曰“太平”、“招提”、“竹林”、“瑞像”。贵游之家多为僧，衣盂衣钵也甚厚。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。僧职有正、副判录，或呼“司空”，辽代僧有累官至检校司空者，故名称尚存。出则乘马佩印，街司、五伯各二人前导。凡僧事无所不统，有罪者则挞之，其徒以为荣。出家者无买牒之费。金主以生子肆赦，令燕、云、汴三台普度，凡有师者皆落发。奴婢欲脱隶役者，才以数千属请即得之，得对贿亡虑三十万。旧俗奸者不禁，近法益严，立赏三百千，它人得以告捕。尝有家室则许之归俗，通平民者杖背流涕，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。

蒲路虎性爱民，所居官必复租薄征，得蕃、汉间心，但时有酒过。后除东京留守，治渤海城。勅令止饮。行未抵治所，有一僧以?矜瘦盂遮道而献，?矜，木名，有文缕可爱，多用为椀。曰：“可以酌酒。”蒲路虎曰：“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，尔何人，乃欲以此器导我邪？”顾左右令注勃辣骇，彼云敲杀也。即引去。行刑者哀其亡辜，击其脑不力，欲令宵遁而以死告。未毕，复呼使前，僧被血淋漓。蒲路虎曰：“所以献我者意安在？”对曰：“大王仁丛积直，百姓喜幸，故敢奉此为寿，无它志也。”蒲路虎意解，欲释之，询其乡，以渤海对。蒲路虎笑曰：“汝闻我来，用此相鹞突耳，岂可赦也！”卒杀之。又于道遇僧尼五辈共辇而载，召而责之曰：“汝曹群游已冒法，而乃敢显行吾前邪！”皆射杀之。

金国之法，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。即译语官也，或以有官人为之。上下重轻皆出其手，得以舞文招贿，三二年皆致富，民俗苦之。有银珠哥大王者，银珠者，行第六十也。以战多贵显，而不熟民事。尝留守燕京，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，不肯偿，僧诵言欲申诉。逋者大恐，相率赂通事，祈缓之。通事曰：“汝辈所负不贖，今虽稍迁延，终不能免，苟能厚谢我，为汝致其死。”皆欣然许诺。僧既陈牒，跪听命。通事潜易它纸，译言曰：“久旱不雨，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。”银珠笑，即书牒尾，称“塞痕”者再。庭下已有牵拢官二十辈驱之出。僧莫测所以，扣之，则曰：“塞痕，好也，状行矣。”须臾出郭，则逋者已先期积薪，拥僧于上，四面举火。号呼称冤，不能脱，竟以焚死。

胡俗旧无仪法，君民同川而浴，肩相摩于道。民虽杀鸡，亦召其君同食，炙股烹?，音蒲，膊肉也。以余肉和蓼菜捣臼中，糜烂而进，率以为常。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，今主方革之。

金国新制，大氏依仿中朝法律。至皇统三年颁行其法。有创立者率皆自便，如

殴妻至死，非用器物者不加刑，以其侧室多，恐正室妒忌。汉儿妇莫不唾骂，以为古无此法，曾臧获不若也。

北人重赦，无郊霈。予衔命十五年，才见两赦：一为余都姑叛，一为皇子生。盲骨子，其人长七八尺，捕生麋鹿食之。金人尝获数辈至燕。其目能视数十里，秋豪皆见。盖不食烟火，故眼明。与金人隔一江，常渡江之南为寇，御之则返，无如之何。

金国天会十四年四月，中京小雨，大雷震，群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，所可驹贖才二三尔。

《松漠纪闻续》 [宋]洪皓

冷山去燕山三千里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，皆不毛之地。乙卯岁，有二龙，不辨名色，身高丈余，相去数步而死。冷气腥焰袭人，不可近。一已无角，如截去。一额有窍，大若当三钱，如斧凿痕。悟室欲遣人截其角，或以为不祥，乃止。

戊午夏，熙州野外渭水有龙见三曰。初于水面见苍龙一条，良久即没。次曰，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，儿虽为龙所戏弄，略无惧色。三曰金龙如故，见一帝者乘白马，红衫玉带，如少年中官状，马前有六蟾蜍，凡三时方没。郡人竞往观之，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。熙州尝以图示刘豫，刘不悦。赵伯璘曾见之。是年五月，汴都大康县一夕大雷雨，下冰龟亘数十里，龟大小不等，首足卦文皆具。

阿保机居西楼，宿毡帐中。晨起，见黑龙长十余丈，蜿蜒其上。引弓射之，即腾空夭矫而逝，坠于黄龙府之西，相去已千五百里，才长数尺。其骸尚在金国内库。悟室长子源尝见之，尾鬣支体皆全，双角已为人所截。与予所藏董羽画出水龙绝相似，盖其背上鬣不作鱼鬣也。

悟室第三子挾挾，劲勇有智，力兼百人，悟室常与之谋国。蒲路虎之死，挾挾承诏召入，自后执其手而杀之。为明威将军。正月十六挟奴仆入寡婶家烝焉。悟室在阙下，虏都也。其长子以告，命械击于家。悟室至，问其故。曰：“放偷敢尔。”悟室命缚，杖其背百余，释之，体无伤。虏法，缚者必死，挾挾始谓必杖，闻缚而惊，遂失心，归室不能坐，呼曰：“我将去。”人问之，曰：“适蒲路虎去。”后旬曰死。悟室哭之恸，曰：“折我左手。”是年九月，悟室亦坐诛。

己未年五月，客星守鲁。悟室占之，太史曰：“不在我分野，外方小灾无伤。”至七月，鲁、兖、宋、滕、虞诸王同曰诛。庚申年，星守陈。太史以告宇文，宇文语悟室，悟室时为陈王。悟室不以为怪。至九月而诛。虏亦应天道如此。



金人科举，先于诸州分县赴试。诗赋者兼论策作一曰，经义者兼论策作三曰，号为“乡试”，悉以本县令为试官。预试之士，唯杂犯者黜。榜首曰“乡元”，亦曰“解元”。次年春，分三路类试，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，关西及河东就云中，河以南就汴，谓之“府试”。试诗赋、论时务策。经义，则试五道、三策、一论、一律义。凡二人取一，榜首曰“府元”。至秋，尽集诸路举人于燕，名曰“会试”。凡六人取一。榜首曰“勅头”，亦曰“状元”。分三甲，曰上甲、中甲、下甲。勅头补承德郎，视中朝之承议。上甲皆赐绯，七年即至奉直大夫，谓之“正郎”。第二、第三人八年或九年。中甲十二年，下甲十三年，不以所居官高卑，皆迁大夫。中、下甲服绿，例赐银带。府试差官取旨，尚书省降札。知举一人，同知二人，又有弥封、誊录、监门之类。试闈用四柱，揭彩其上，目曰“至公楼”。主文登之，以观试。或有私者，停官不叙，仍决沙袋。亲戚不回避。尤重书法，凡作字，有点画偏旁微误者，皆曰“杂犯”。先是考校毕，知举即唱名。近岁，上、中、下甲杂取十名，纳之国中，下翰林院重考，实欲私取权贵也。考校时，不合格者曰榜其名，试院欲开，余人方知中选。后又置御试，已会试中选者皆当至其国都，不复试文，只以会试榜殿廷唱第而已。士人颇以为苦，多不愿往，则就燕径官之，御试之制遂绝。又有明经、明法、童子科，然不擢用，止于簿尉。明经至于为直省官，事宰执，持笔研。童子科止有赵宪甫位至三品。

省部有令史，以进士及第者为之。又有译史，或以练事，或以关节。凡递勅或除州太守，告令史、译史送之，大州三数百千，帅府千缗。若兀术诸贵人除授，则令宰执子弟送之，获数万缗。

北方苦寒，故多衣皮，虽得一鼠，亦褫皮藏去。妇人以羔皮帽为饰，至值十数千，敌三大羊之价。不贵貂鼠，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。

初，汉儿至曲阜，方发宣圣陵，粘罕闻之，问高庆绪渤海人曰：“孔子何人？”对曰：“古之大圣人。”曰：“大圣人墓岂可发？”皆杀之，故阙里得全。

燕京茶肆设双陆局，或五或六，多至十。博者蹴局，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。女真多白芍药花，皆野生，绝无红者。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，以面煎之，凡待宾、斋素则用。其味脆美，可以久留。无生姜，至燕方有之，每两价至千二百。金人珍甚，不肯妄设。遇大宾至，缕切数丝置楮中，以为异品，不以杂之饮食中也。

西瓜形如匾蒲而圆，色极青翠，经岁则变黄。其颡类甜瓜，味甘脆，中有汁，尤冷。《五代史·四夷附录》云：“以牛粪覆棚种之。”予携以归，今禁圃乡圃皆有。亦可留数月，但不能经岁，仍不变黄色。鄱阳有久苦目疾者，曝干服

之而愈，盖其性冷故也。

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，盖白衣观音所居。其山禽兽皆白，人不敢入，恐秽其间，以致蛇虺之害。黑水发源于此，旧云粟末河。契丹德光破晋，改为混同江。其俗剝木为舟，长可八尺，形如梭，曰“梭船”，上施一桨，止以捕鱼。至渡车，则方舟或三舟。后悟室得南人，始造船，如中国运粮者，多自国都往五国城载鱼。

西楼有蒲，濒水丛生，一干，叶如柳，长不盈寻丈，用以作箭，不矫揉而坚。左氏所谓“董泽之蒲”是也。

关西羊出同州沙苑，大角虬上盘至耳，最佳者为卧沙细肋。北羊皆长面多髯，有角者百无二三，大仅如指长，不过四寸。皆目为“白羊”，其实亦多浑黑。亦有肋细如箸者，味极珍，性畏怯，不抵触，不越沟堑。善牧者每群必置羖羊数头，羖音古力，北人讹呼“羖”为“骨”。仗其勇狠，行必居前，遇水则先涉，群羊皆随其后，以羖发风，故不食。生达鞞者大如驴，尾巨而厚，类扇，自脊至尾或重五斤，皆膏脂，以为假熊白，食饼饵。诸国人以它物易之。羊顺风而行，每大风起，至举群万计皆死亡，牧者驰马寻逐，有至数百里外方得者。三月、八月两翦毛。当翦时，如欲落絮。不翦，则为草绊落。可捻为线。春毛不直钱，为毡则蠹。唯秋毛最佳，皮皆用为裘。凡宰羊，但食其肉。贵人享重客，间兼皮以进，必指而夸曰：“此潜羊也。”

回鹘豆高二尺许，直干有叶，无旁枝。角长二寸，每角止两豆，一根才六七角，色黄，味如栗。

渤海螃蟹红色，大如碗，螯巨而厚，其跪如中国蟹螯。石举、鲈鱼之属皆有之。

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。上京即西楼也。三十里至会宁头铺，四十五里至第二铺，三十五里至阿萨铺，四十里至来流河，四十里至报打孛董铺，七十里至宾州。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，五十里至济州东铺，二十里至济州。四十里至胜州铺，五十里至小寺铺，五十里至威州。四十里至信州北，五十里至木阿铺，五十里至没瓦铺，五十里至奚营西，四十五里至杨相店，四十五里至夹道店，五十里至安州南铺，四十里至宿州北铺，四十里至咸州南铺，四十里至铜州南铺，四十里至银州南铺，五十里至兴州。四十里至蒲河，四十里至沈州，六十里至广州。七十里至大口，六十里至梁渔务，三十五里至兔儿塌，五十里至沙河，五十里至显州，五十里至军官寨，四十里至惕隐寨，四十里至茂州，四十里至新城，四十里至麻吉步落，四十里至胡家务，四十里至童家庄，四十里至桃花岛，四十里至杨家馆，五十里至隰州，四十里至石家店，四十里至来州，四十里至南新寨，四十里至千州，四十里至润州，三十里至旧榆关，三

十里至新安，四十里至双望店，四十里至平州，四十里至赤峰口，四十里至七个岭，四十里至榛子店，四十里至永济务，四十里至沙流河，四十里至玉田县，四十里至罗山铺，三十里至蓟州，三十里至邦军店，三十五里至下店，四十里至三河县，三十里至潞县，三十里至交亭，三十里至燕。自燕至东京一千三百十五里，自东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。自云中至燕山数百里皆下坡，其地形极高，去天甚近。

虏之待中朝使者、使副，曰给细酒二十量罐，羊肉八斤，果子钱五百，杂使钱五百，白面三斤，油半斤，醋二斤，盐半斤，粉一斤，细白米三升，面酱半斤，大柴三束。上节细酒六量罐，羊肉五斤，麪三斤，杂使钱二百，白米二斤，中节常供酒五量罐，羊肉三斤，面二斤，杂使钱一百，白米一升半。下节常供酒三量罐，羊肉二斤，面一斤，杂使钱一百，白米一升半。

天眷二年，奏《请定官制》札子：“窃以设官分职、创制立法者，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阙者也。在昔致治之主，靡不皆然。及世之衰也，侵冒放纷，官无常守，事与言戾，实由名丧，至于不可复振。逮圣人之作也，划弊救失，乘时变通，致治之具，然后焕然一新，“九变复贯，知言之选”，其此之谓矣。太祖皇帝圣武经略，文物度数，曾不遑暇。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载也，威德畅洽，万里同风，聪明自民，不凝于物。始下明诏，建官正名，欲垂范于将来，以为民极。圣谟弘远，可举而行，克成厥终，正在今日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天性孝德，钦奉先猷，奚命有司，用精详订。臣等谨按：当唐之治朝，品位爵秩，考核选举，其法号为精密。尚虑拘牵，故远自开元所记，降及辽宋之传，参用讲求。有便于今者，不必泥古，取正于法者，亦无徇习。今先定到官号品次职守，上进御府，以尘乙览。恭俟圣断，曲加是正。言顺事成，名宾实举，兴化阜民，于是乎在。凡新书未载，并乞姑仍旧贯。徐用讨论，继此奏请。臣等顾惟虚薄，讲究不能及远，以塞明命是惧。倘涓埃有取，伏乞先赐颁降施行。”答诏曰：“朕闻可则循，否则革，事不惮于改为；言之易，行之难，政或讥于欲速。审以后举，示将不刊。爰自先皇，已颁明命；顺考古道，作新斯人。欲端本于朝廷，首建官于台省。岂止百司之职守，必也正名；是将一代之典章，无乎不在。能事未毕，眇躬嗣承。惧坠先猷，惕增夕厉，勉图继述，申命讲求。虽曰法唐，宜后先之一揆；至于因夏，固损益之殊途。务折衷以适时，肆于今而累岁。庶同乃绎，仅至有成，掇所先行，用敷众听。作室肯构，第遵底法之良；若网在纲，庶弭有条之紊。自余款备，继此施陈。已革乃孚，行取四时之信；所由适治，揭为万世之常。凡在见闻，共思遵守。”翰林学士韩昉撰诏书曰：“皇祖有训，非继体者所敢忘；圣人无心，每立事于不得已。朕丕承洪绪，一纪于兹；祇遵先猷，百为不越。故在朝廷之上，其犹草昧之初。比以大臣

力陈恳奏，谓纲纪之未举，在国家以何观！且名可言，而言可行，所由集事；盖变则通，而通则久，故用裕民。宜法古官，以开==。正号以责实效，着仪而辨等威。天有雷风，辞命安得不作；人皆颜闵，印符然后可捐。凡此数条，皆今急务。礼乐之备，源流在兹，祈以必行，断宜有定。仰惟先帝，亦鉴微衷。神岂可诬，方在天而对越；时由偶异，若易地则皆然。是用载惟，殆非相反。何必改作，盖尝三复于斯言；皆曰可行，庶将一变而至道。乃从所议，用创新规。维兹故土之风，颇尚先民之质。性成于习，遽易为难；政有所因，姑宜仍旧。渐祈胥效，翕致大同。凡在迩遐，当体朕意。其所改创事件，宜令尚书省就便从宜施行。”

宋、兖诸王之诛，韩昉作诏曰：“周行管叔之诛，汉致燕王之辟，兹维无赦，古不为非。岂亲亲之道有所未敦？以恶恶之心是不可忍。朕自惟冲昧，猥嗣统临。盖由文烈之公，欲大武元之后。德虽为否，义亦当然。不图骨肉之闲，有怀蜂虿之毒。皇伯太师、宋国王宗盎，族联诸父，位冠三师。始朕承祧，乃絜协力，肆登极品，兼绾剧权，何为失图，以底不类？谓为先帝之元子，当蓄无君之祸心，昵信宵人，煽为奸党，坐图问鼎，行将弄兵。皇叔太傅、领三省事。兖国王宗隽为国至亲，与朕同体，内怀悖德，外纵虚骄。肆己之怒，专杀以取威；擅公之财，市恩而惑众。力摈勋旧，欲孤朝廷。即其所譏，济以同恶。皇叔虞王宗英、滕王宗伟、殿前左副点检浑睹、会宁少尹胡实刺、郎君石家奴、千户述离、古楚等，竟为祸始，举好乱从。逞躁欲以无厌，助逆谋之妄作。意所非冀，获其必成。先将贼其大臣，次欲危其宗庙。造端累岁，举事有期。早露端倪，每存含覆；第严警卫，载肃礼文。庶见君亲之威，少安臣子之分。蔑然不顾，狂甚自如。尚赖神明之灵，克开社稷之福。曰者叛人吴十稔心称乱，授首底亡。爰致克奔之徒，乃穷相与之党，得厥情状，孚于见闻。皆由左验以质成，莫敢诡辞而抵谏。欲申三宥，公议岂容；不烦一兵，群凶悉殄。于今月三日，已各伏辜，并令有司除属籍讫。自余诘误，更不蹶寻；庶示宽容，用安反侧。民画衣而有犯，古犹钦哉；予素服以如丧，情可知也。”

陈王悟室《加恩制》词曰：“贵贵尊贤，式重仪刑之望；亲亲尚齿，亦优宗族之恩。朕俯迫群情，祇膺显号。爰第景风之赏，孰居台曜之先。凡尔在廷，听予作命。具官属为诸父，身相累朝。蹈五常九德之规，为四辅三公之冠。当艰难创业之际，藉左右宅师之勤。如献兆之信蓍龟，如济川之待舟楫。迪我高后，格于皇天。属正统之有归，赖嘉谋之先定。缉熙百度，董正六官。雍容以折肘腋之奸，指顾以定朔南之地。德业并茂，古今罕伦。迨兹庆赐之颁，询及金谐之论。谓上公之加命有九，而天下之达尊者三。既已兼全，无可增益。乃敷求于载籍，仍自断于朕心。杖以造朝，前已加于异数；坐于论道，今复举于旧

章。萧相国赐诏不名，安平王肩舆升殿。并兹优渥，以奖耆英。于戏！建无穷之基，则必享无穷之福；锡非常之礼，所以报非常之功。钦承体貌之隆，并对邦家之祉。”

皇后裴摩申氏《谢表》曰：“龙袞珠旒，端临云陛；玉书金玺，荣畀椒房。恭受以还，凌竞罔措。恭惟道兼天覆，明并日升。诚意正心，基周王之风化；制礼作乐，焕尧帝之文章。俯矜奉事之劳，饬遣光华之使。温言奖饰，美号重仍。顾拜命之甚优，惭省躬而莫称。谨当恪遵睿训，益励肃心。庶几妇道之修，仰助人文之化。”后父小名胡搭。

渤海《贺正表》曰：“三阳应律，载肇于岁华；万寿称觞，欣逢于元会。恭惟受天之祐，如日之升。布治惟新，顺夏时而谨始；卜年方永，迈周历以垂休。臣幸际明昌，良深抃颂。远驰信币，用申祝圣之诚；仰冀清躬，茂集履端之庆。”

夏国《贺正表》曰：“斗柄建寅，当帝历更新之旦；葭灰飞管，属皇图正始之辰。四序推先，一人履庆。恭惟化流中外，德被迩遐。方熙律之载阳，应令候而布惠。克凝神于窅奥，务行政于要荒。四表无虞，群黎至洽。爰凤阙届春之早，协龙廷展贺之初。百辟称觞，用尽输诚之意；万邦荐祉，克坚献岁之心。臣无任云云。大使武功郎没细好德、副使宣德郎李膺等赍表诣阙以闻。”

高丽《贺正表》曰：“帝出乎震，方当遂三阳之主；王次于春，所以大一统之始。覆帙之内，欢庆皆均。恭惟中孚应天，大有得位。所过者化，阅众甫以常新；不怒而威，观庶邦以率服。茂对佳辰之复，备膺诸福之休。臣幸遘昌期，远居外服。上千万岁寿，曾莫预于牖传；同亿兆人心，但窃深于善祝云云。使朝散大夫卫尉、少卿轻车都尉、赐紫金鱼袋李仲衍奉表称贺以闻。”

右《松漠纪闻》二卷。先君衔使十五年，深隄穷漠，耳目所接，随笔纂录。闻孟公庾发篋汴都，危变归计，创艾而火其书，秃节来归。因语言得罪柄臣，诸子佩三缄之戒，循陔侍膝，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。及南徙炎荒，视膳余曰，稍亦谈及远事。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，因操牒记其一二。未几复有私史之禁，先君亦枕末疾，遂废不录。及柄臣盖棺，弛语言之律，而先君已赍恨泉下。鸠拾残稿，廛得数十事，反袂拭面，着为一编。绍兴丙子夏长男适谨书。

[宋]洪皓《松漠纪闻补遗》

虏中庙讳尤严，不许人犯。尝有一武弁经公元帅投牒，误斥其讳，杖背流涕。武元初，只讳“旻”，后有申请云：旻，闵也。遂并“闵”讳之。

虏中中丞唯掌讼牒，若断狱会法。或春山秋水，谓去国数百里，逐水草而居处。从驾在外，卫兵物故，则掌其骸骼，至国则归其家。谏官并以他官兼之，与台官皆备员，不弹击。外道虽有漕使，亦不刺举，故官吏赃秽，略无所惮。

虏法：文武官不以高下，凡丁家难未滿百日，皆差監關稅、州商稅院、鹽鐵場，一年為任，謂之“優饒”。其稅課倍增者謂之“得籌”。每一籌轉一官，有歲中八、九遷者。近有止法，不得過三官。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，或以家財貼納，只圖遷轉。其不欲遷者于課利多處，除歲額外，公然分之。

虜中有負犯者，不責降，只差監鹽場。課額雖登，出賣甚遲，雖任滿去官，非賣盡不得仕，至有十年不調者。無磨勘之法，每一任轉一官，以二十五月為任，將滿即改除，並不待闕。

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，都監也。其姊夫劉思與侍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。張有一犀帶，國初錢王所獻者，號“鎮國寶帶”，是正透，中間龍形。

契丹重骨咄犀，犀不大，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，如象牙帶黃色，止是作刀把，已為無價。天祚以此作兔鶻，中國謂之腰條皮。插垂頭者。

鹿頂合，燕以北者方可車，須是未解角之前。才解角，血脈通，冬至方解。頂之上為“合正須”，亦作“合”。好者有人字，不好者成八字，有髓眼，不實。北人謂角為鹿角合，頂為鹿頂合。南中止有鹿角合。南鹿不實，定有髓眼，不可車。北地角未老，不至秋時不中。

麋角與鹿角不同，麋角如駝骨，通身可車，却無紋，生枝不比。鹿皆小鹿，頂骨有紋，上下無之，亦可熏成紋。

犀有三種：重透，外黑有一暈白，中又黑，世艱得之。正透，又曰通犀。例透，亦曰花犀或斑犀，有游魚形諸犀中。水犀最貴。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，其中一點白，以紙箆近之即時滅，有濕氣，疑是水犀。

耀段褐色，涇段白色。生絲為經，羊毛為緯，好而不耐。丰段有白有褐最佳，駝毛段出河西，有褐有白。秋毛最佳，不蛀。冬間毛落，去毛上之粗者，取其茸毛。皆關西羊為之，蕃語謂之“髡勃”。北羊止作粗毛。

先忠宣《松漠紀聞》，伯兄鏤板歙越。遵來守建業又刻之。暇日，搜閱故牘，得北方十有一事，皆曩歲侍旁親聞之者，目曰“補遺”，附載于此。干道九年六月二日，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、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。